陶廬雜錄

陶廬雜錄卷五

小西厓　法式善

讀史漫錄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爲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洞其幾微晰其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事至了不

爲凝滯否則愽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爲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於事機者有矣安得稱曉事乎

綏寇紀略張獻忠之在穀城左良玉請擊熊文燦曰彼雖懷貳釁未成也君雖健闘衆未集也驟而擊之他寇必動脫不能勝所喪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衆出不意彼士有叛心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愈我奮賊寡我衆攻之必拔襲之必捷若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苦禁之而止獻忠旣焚穀城叛歸入房竹山中文燦請追之良玉曰向云狹擊懼其逸也今非不擊避其鋭也箐游深阻前逃

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也二叛往矣九營從之同惡氣盛非竊竄也負米入山頗頓山谷十日糧盡馬斃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已而羅獲喪績寧南可謂知兵數語全摹左傳讀之奕奕有生色

盧象昇疏畧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拒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拒者止賴一追即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於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即欲不尾不可得盧公文筆不古奧而語極透闢

楊孟載眉山集送謝防禦出郭團練詩中有云官家百

萬師自足與寇爭汝自守汝鄉汝自保汝生閒暇苟不
虞倉卒恐見傾我當儆汝勞薄爾賦稅征團練之義與
其法紀數語包括無遺

正統十二年福建沙縣鄧茂七反上命都御史張楷討
賊楷陰致賊黨黃琴羅汝先爲閒諜誘茂七攻延平設
伏挑之佯敗賊乘勝渡浮橋薄城關廂伏發縱作合擊
之大敗茂七中流矢死斬其首露布以聞是役也前以
慶元賊葉宗留據車盤後以鄧伯孫與女賊廖氏聚後
洋擾殘福浙江西諸境勁旅殺傷殆盡至是用閒諜之
始歸命甚矣兵之貴出奇也

鄖陽大盜劉千金以成化二年反尚書白圭督諸軍進討擒千金賊黨劉長子妖僧石和尚遁圭遣參將喜信指揮張英誘長子縛石和尚降亦用奇之一證

工科給事中劉曰俊云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羞而不肯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變又云由前規後信狡賊非戰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賊招賊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夫推誠感格收拾解散八字中有大學問在有大經濟在良醫善診脈尤善下藥曰俊之謂與

鄒漪日明懷宗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記吾師李宮允明睿之言曰先時發出一錢可當萬錢之費後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切中明末情弊

盧象昇疏畧云賊横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可謂語湛義精

湧幢小品宏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

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八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僉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又土兵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然唐藩鎭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於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三十萬之糧固在也行

之數年使所在兵强而財阜此制最善然元法度寛縱又當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强盛窺邊憚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蘇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荊川以此受謗

彭躬庵云少陵稷契自許爲諫官當肅宗兵興李輔國魚朝恩輩讒搆兩宮偪挾諸大帥嘿不一言獨房琯謫以私舊殫力申救安在其爲稷契論甚正及讀汪鈍翁

少陵像贊序云老杜詩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葢其所謂一夕不忘君者如此史氏軼之劉昫固不足道宋景文歐陽文忠尤不免於漏失豈避人而焚之者果有其事耶語較和平躬庵不知得及閒此否

劉文成新春詩我髮日已白我顏日已醜開樽聊怡情誰能計身後于忠肅自歎詩云寒暑互淩侵凋我好顏色齒牙漸搖脫鬢髮日已白衰颯之況不可卒讀其後一佐命一定國皆爲社稷臣君子隨遇而安信然

東客贅言都御史東皋劉公撫蜀有門生在諫垣以書

來求作司諫箴東皐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曾見前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己獨言之機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己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

陔餘叢考古來用兵往往兵多者敗葢兵過多則號令不齊勢氣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爲將者有恃衆之意而謀多疎爲兵者亦有恃衆之心而戰不力亦足以備一說

後漢書度尙傳尙破賊卜陽潘鴻等猶未殄滅而士卒

驕富莫有闚志尙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潜𦘕其營珍積皆盡獵者歸皆泣因勞之曰賊財寶山積足富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爭奮大破平之

翰苑叢鈔買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柏木以熱酒沃之别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器中投小刀圭藥魚吸中卽死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數刀圭投澤中明日老蛟死浮於水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仙方而涉海者亦或需焉

又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葢臣子遠宦孰無墳墓宗族親

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須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請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爲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爲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柢亦付之文具而已

漢幣用黃金雜以泉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閒天下錢鑄九十九爐歲八百萬至元和長慶閒鑄纔十餘爐入方十五萬盈虧之較可覩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鐵

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

宋始用白金及錢間以交子元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今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為幣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曰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通寶一文准銀一分

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險陂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

歐陽修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賾至忘

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賾而得其元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一味也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爲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搨舊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爲文者如搨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爲不然卽積案盈

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爲用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
無兼長如此
唐渭南尉劉延佑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
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
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爲長者所誨如此以上
數條見穀山筆麈
劉宗周劾温體仁疏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
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也臣每三
復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

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

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疏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

潘少保季馴嘉靖己丑受命治河至萬歷庚辰工成著有宸斷大工錄先後四總河務既輯河防一覽其大指謂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立意在築堤束水借水刷沙以此奏功

薛文清讀書錄云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生直上載公子上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老子屈子揚子載魄之載字同義

靜志居詩話肅皇帝信薊州人李昇嵩縣人刁騰之言分遣中貴崔閔主事沈應乾千戶仝爾孝鉉至其地相視銀礦是時遼東衛軍婁賢亦奏開薊州歸州之礦遂以賢為礦長至萬歷開陳開礦之利者紛紛於是中貴四出海內騷然姚公思仁為巡按倣鄭俠流民圖撰開采圖說進呈力請罷役不聽既而開礦者爭相仇殺羣盜蠭起畿甸則齊本數李庸史籍周言張世才石賓河

南則張佺朱世安趙仲保蘭一枝王西安山西則張守清郭貴三張盡忠許廷珍寧夏則楊戩本欲利國而國幾危矣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鐫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新天子卽位禮畢啟默誦雖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不得加刑市戮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元朝送終之禮用香楠木分爲兩片鑿空其中肖類人形小大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

三國定送至國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則已漫同坡不窮財不殉女子不崇山墳無復考誌遺跡豈有發掘暴露之患哉

元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赭丹隨身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如狗寶牛黃之類

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互相倚恃迭為赴援最低之陣於蹲處掘地取足容身更蔽以雲幢而參之桄戟則矢

鏃莫加其在陸也則縱横掘塹以爲地網其遇泉也則
勾引停蓄以爲水櫃然敵驟來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則
有電掃雷丸之用矣其爲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
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用人少而成功多費省而兵卒
強易於進戰不俟威迫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
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
缺者乃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唐貞元元和間張公瑾爲代州都督瑾爲置田以省餽
運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

田省費足食卒以盧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云代州寧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給地計租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後來軍政弗修寇警時至遂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謂懲噎廢食也

李佶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霍韜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申或令商人於鹽場買補如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三引是國家獲額外

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二三之息也此外縱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禁盡變私鹽爲官鹽則亦可以盡變鹽徒爲良民矣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統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淮御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剥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省漕夫脚價銀十萬餘兩吳仲之疏甚詳可考也

李樂見聞雜記言官論劾大臣必須一段公心是非不枉雨下對證而我毫無媿色至如論元輔太宰本兵須

先下工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賢於去者必有益於國家此善於進言亦忠於進言者也若只做得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頭毫於國家無補不如緘口不言反於言責無損

于慎行讀史漫錄陸贄云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非計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寇出一軍賞一功罰一罪必須奏請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諉常致誤事由於將權不重故也

析醒漫錄淵明墓失百餘年無尋李空同得其墓山封

識之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領業眞盛事也

狄梁公有姨公欲官其子姨曰我兒是男漢他不肯事女主姚少師有姊公欲官其子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子不要教他歹事此眞是絕對

世謂外域無硝黃洪熙元年哈密貢硫黃

呂新吾曰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先君曰爾不能必爾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趙忠定季子崇實與余商搉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

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手則難於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

唐明宗焚香祝天之言有堯舜公天下之心宋仁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

漢光武治盜當郡國羣盜並起時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以一人而脫五人之死此五人者豈有不協力戕盜賊中雖有桀黠者日夕疑畏亦求斬人以脫己死所謂以賊殺賊者矣又吏雖逗撓囘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

守令長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以獲賊多少爲殿最此尤爲得策武帝唯立沈命法又遣繡衣使者誅斬守相故郡國競蔽而盜賊益熾見王貞善法言

宋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錢六百餘萬貫

東軒雜記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詠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

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徐可先佩韋編云莆田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

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於富豪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耳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圃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樂耶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

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陸深谿山餘話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眞陽交卸舟入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旋卽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大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眞帝王之度哉

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編黃冊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戸以十戸爲長餘百戸爲十甲里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卽

今編審之制也
朱子社倉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倉便民何也青苗以錢貸民而收二分之息錢社倉以穀貸民而收二分之息穀錢與穀不同也青苗錢必貸於縣社倉穀則貸於鄉縣與鄉不同也青苗之出納官吏掌之社倉之出納鄉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與鄉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於富國故歲雖不歉民雖不急亦必强之而貸取其息社倉意主於救荒故必儉歲貧民願貸而後與之强貸與願貸不同也青苗雖豬藏充溢猶收息錢社倉始惟借府穀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後還

六百石外尚餘三千餘石足以備荒遂不復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與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歟劉魯田預備倉貸穀私議

早晨蝗沾露不飛如法捕撲至大飯時蝗飛難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飛再捕未時後蝗飛復歇日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囘一日止有此三時可捕李祕園捕蝗記

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卒在陵谷間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聲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漸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

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沖於霄卵旣成形聞雷聲自泉閒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卽出

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卽得大如二斛甕預以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絶

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燈可以辟

蛟夏月田閒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起而作波但疊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以上諸說皆得之經歷之故老鑿鑿有據者也二則陳文恭公筆

趙一清書徐貞明遺事吾讀明史徐貞明傳繹其言西北水利事而善之以爲宜可見諸施行也蓋關中自鄭國白公史起鄭當時引涇渭以溉諸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具載之後代棄而不都故諸渠廢絕不復可蹤尋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務惟資給東南之粟講求輸運之便巳爾濬河以通漕護漕則河傷竭三吳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儲而財用常憂其不足我 朝 世廟憫

閭閻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開水利營田府於近畿誠至計也觀於貞明奏議及其首尾興革之由實足以資採擇云貞明字儒東貴谿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司丞建言在爲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爲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强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

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正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

遼海南濱青徐皆良田也宜特飭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遴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尚書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

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

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勅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

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為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為潟鹵菽麥化為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鏘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為六事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者百畝以上

郎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勳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己失其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並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

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

李富孫書潞水客談後潞水客談一帙明貴溪徐貞明所著以西北之地泉深土澤皆可成田而萑葦彌望盡曠廢之議興水利墾闢疏引如南人圩田之制噫徐子之議牧養斯民之急務也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蓋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以時其蓄洩故無水旱之虞

不必有水利之名也自秦人決裂阡陌古制蕩然後之智者各因川澤之利引水溉田鄭白之渠人稱其功而水利之說以興自後人與其利莫不變荒瘠而爲膏腴焉元徙都燕地始仰食於東南漕運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西北之地鞠爲茂草未有知墾以成田當時虞文靖議開京東瀕海之田極措置之詳事阻不行及至正間海運不繼始議舉行而國勢已莫之救矣明嘉靖中汪鋐奏云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爲列國其時干戈俶擾亦未嘗取他邦具以溝洫之制尙存故旱潦有備國用常充其

言誠當徐子閱歷山海京東數處如指諸掌爲工科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未果行及累謫太平猶對客談其疏之所未竟爲西北水利議亦名潞水客談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方開水利於薊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先議於永平等處募南人爲倡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宦寺勳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遂罷至崇禎十五年曾頒是書於戸部令議興復水利而已無及矣噫徐子之議因勢利導實有裨於民當今之時有能舉行之者墾荒閒之地疏水泉之利如南

入田而耕之一畞數鍾可得穀歲倍萬萬則西北之民可致贍給而稱富饒東南百萬之漕亦可省巳民力有不大紓也哉竹垞先生詩云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泉源棄尙多蓋亦有慨乎此也按貞明字儒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盛柚堂先生問水漫錄載是議頗詳謂言水利者不可不知故備識於此

賀詳西北水利議畧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乎雖然概行之則效遠難臻驟行之則事駭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盍先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皆可行也盍先之

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皆可行也盍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易臻事狎人信又恐其難遥度也則又褁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經畧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未有舉其議而實見諸行者中敘行之利凡十四詞甚詳贍並言久而不行者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終言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與果親王屯田論立義同

許承宣西北水利議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溉

田之水古者衆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
者率在西北不聞其仰食東南也魯僖十三年晉乞糴
於秦明年秦乞糴於晉又明年晉饑秦伯餼之粟葢天
行遠不過千里故告饑於鄰封卽粟行五百里之意也
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水之流盛
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
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之過也又云行
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卽東南之歲漕可漸減國家
漕運歲費鏹四百餘萬僅得米四百餘萬石比民閒中
歲之直已過之而民之加折增耗不與焉況乎河漕大

臣下至閘務諸冗職經費以及每歲治河所需椿木麻
柳薪芻等費尤不可勝計者哉又況東南秔稻之田所
資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衝激時有
漂土沒稼之患未可常恃以實西北豈若治其上流開
溝洫以行水築堤岸以障水爲梯田以受水濬陂池以
瀦水桔槔以導其出入牐壩以時其啟閉有全利而無
小害也哉是則燕豫秦晉齊魯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
京東瀕海也不必脫脫之河閒保定密雲順義也將見
所在皆腴壤東南漕粟可盡改爲折色民無兌糧之費
不獨賦而筋力以舒國家歲省四百餘萬之金不煩輸

將而天庾常滿亦何憚而久不爲也

靳文襄公生財裕餉第一疏畧臣維我　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幀之廣無如我朝爲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豈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緦緦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

閒有種棉花蔬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歲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

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寧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効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軍需為蕩寇之先資驛站通　國家之氣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祭祀　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卽使多加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為加增并一切軍需營造祭祀等項

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　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尙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旣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旣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幁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

而民情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云云
楊鏘曰夫謀國之是非與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隨地而處遵軌而趨成敗利鈍置之可也謀國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關係何如而可執偏見徇恆情晝不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
魏冰叔雜說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予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殺不能載屋而避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燬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

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又云考覈人材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强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刑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畧有遠畧有雄

畧目前緊要著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畧事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畧出奇履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畧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畧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畧識遠氣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畧雄畧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

妙眞經云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予謂淫不止漁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謂之淫貪不止悖入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貪僭不止踰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謂之僭鬼神所深惡也

魏鄭公續諫錄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貪財損己實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為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邱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為

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韓魏公言慶歷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

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劫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南唐關司稅重商皆苦之會畿甸亢旱烈祖問曰外郡皆雨京城獨無何也申漸高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貞榷油以助軍資因禁松明張延

範曰不如併禁明月茂貞因而弛禁語言微中可以解紛信矣至桓元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惡之李超曰良由密邇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為國者隨事獻忠意在阿君者百計貢諛忠佞之分遂如此

公孫宏布被人譏以詐范忠宣布被人亦譏以儉何也蓋富貴而不義則貪汚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貴而義則王公之華袞無媿士人之敝緼此儉所以與詐皆譏也然與其使人譏以詐吾寧使人譏以儉

陳履吉愛書成癖一日觀史偶起劚藥而鹿殘滿地履

吉怒甚其婦笑謂曰小家久入洪濛文字機緣未了山靈故遣老鹿脫君機械耳何以怒爲大抵人之垢病易去而潔病難去故士人不貪官不愛錢而獨爲文字魔爲詩書癖舉一生精神盡消磨於文場筆陣之中亦一潔病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爲貴

呂獻可病亟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蹶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

恤其如九族之託艮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盍以疾喻政天下聞而韙之

推篷寤語（以下十一則同）執古誼以律今則近於迂如伊川之諫折柳是矣繩時憲而忘本則近於流如桑宏羊之創均輸是矣徒粉飾而無其心則近於虛如王荆公之行新法是矣事浮華而無其政則近於浮如蘇東坡之眈蘇張是矣若夫敦朴淳厚而無其迂圓活詳委而無其流宏博愷悌而無其虛黼黻昭明而無其浮斯之謂天下之全才也夫

輿圖各有所產物性各有所宜如橘過淮則爲枳貉踰

汶則死是矣君子之爲治也亦若是齊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過其則可也若概以吾法一切整齊之把持之則徒驅民思亂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駭其所未見也

今之論治者率欲禁奢崇儉以爲富民之術殊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虧則此盈彼益則此損富商大賈豪家巨室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謂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從而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也吳俗尙奢而蘇杭細民多易爲生越俗尙儉而寧紹金衢

諸郡小民恒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此可見矣則知崇儉長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計非長民者因俗爲治之道也予聞諸長者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復翦不盡其根不止也每見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復然富民不支折爲貧窶復遣中戶中戶復然遂致村落成墟廛市寥寂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大徵發大差遣亦有所賴大兵燹大饑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焉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小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護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其禁彭城王勰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利以寬田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宜如舊胡寅以爲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幣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時異也實由官不蓄見錢以權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於蜀其時以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稍衰官始置務諸路行之民以爲便

行之浸廣以一千萬緡爲一界至以兩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實由官中常蓄樁錢數百萬緡稍稱交子法減價即官買之故其價愈重此當時斂散之微權也今散在民閒一色惟楮而不見現錢又不可以納官稅民閒豈肯行用楮幣不行朝廷坐失百萬之利矣善理國者宜亟圖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援續兼放兩界遂偏於蜀之四路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爲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爲一百八十萬

辛巳用兵中外之數有數百萬淳熙而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爲率寶祐增至三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則宋世所行楮幣何其盛也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宜乎其富於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爲便遂行江淮閩浙關楮賤官出錢以斂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鏹爲得行者以挾券爲便一夫可帶千萬緡而無關津譏征之費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宋世賴之今則不然官徵見錢

而予民則以楮幣宜乎楮幣之難行也須依倣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闊下而銳首中爲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上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百製亦如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周遭鑄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爲散斂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貯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斂散周流錢幣爲一誠能行用百萬則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朝廷增錢

千萬不必徵斂民間而坐收千萬緡之利下省民力上紓國計舍是而別無策矣

動大兵役大衆鼓舞之機全在賞罰得宜然古今多有異論或欲輕賞重罰或欲輕罰重賞皆非勵世磨鈍之術嘗觀兵法曰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言重誅也三畧曰投膠於河以飲三軍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賞也罰不重不足以鼓避賞不重不足以歆趨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趨避之權耳爲治者亦復如是駕言蒲鞭示辱或印刓忍不能予者何足與成事哉

嘗讀武經七書其所言量敵慮勝應變全衆之道雖變化萬端動若神明皆一將之任也孫子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吳子曰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又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馬法曰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尉繚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矣三畧曰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韜曰以同欲勵士此七子者未嘗相沿襲爲書而其語若合符契皆有得於王師詭以犯難之旨則爲將道斷可覩矣若因敵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變

而神智可生焉見便則戰見不便則止行吾所明者師之常也而何所述焉

唐李抱眞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營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以庶幾古寓兵於農之遺意其視竭四方之力以養無用之兵者利害葢相懸矣

震澤長語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

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一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灌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幷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

餉各省鈇俸廩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通典何書省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罷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

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拔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

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二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歷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沈約曰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離情嗜疎寡

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訛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於湯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

使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與事替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平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淳返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消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元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

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蠟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費錢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

萬七千餘貫文

隋高熲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輙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補漢兵志跋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

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

宋嘉祐間朝廷屢頒陣圖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慮有僨事者唐許敬宗善醫而不肯著書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亂用藥矣此二語可謂作詩文之道

七修類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爲上聽茶戶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筍不碾揉爲大小龍團此鈔本聖政記所載恐今不然也不預有司亦無所稽矣此眞聖政較宋取茶之擾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報災傷與走報軍機同限失誤饑民與失誤軍機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濟乎

李安溪兵論明初講屯衛之法葢以天下既定兵無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漢之所謂屯田也衛者唐之所謂府衛也躧閒曠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爲世業設衛官統之職如州縣是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漸省養兵之費而又使爲兵者不至浮浪而無根此所謂不師三代之跡而師其意法至美也

陸深處置鹽法事宜疏今天下榷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

二焉其一竈丁苦於兼幷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為鹵煑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煑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幷而鹽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煑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

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
戲聚不可覊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
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懸賞於
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盤卵翼不可一旦
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
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
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
鹽歸於商買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
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樂元年七月上諭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

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太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八錢有差賜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及解縉總之

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學陳濟爲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覲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司僉事晏璧爲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縣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

郎瑛七修類稿成祖命胡廣王洪編成一書名曰永樂

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蟫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歎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朱國禎湧幢小品此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秘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趨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燬又明年重錄一部貯

他所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
係胡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
就計二萬二千二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
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寫原本至宏治閒藏之
金匱嘉靖三十六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
敕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謄
寫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鈔三葉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
慶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餘客話萬歷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

大典分須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刻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須行竊謂文宗與穆宗兩番鈔錄已費不貲鏤版通行談何容易耶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讙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後山詩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

余每與黃詹直怪歎以爲異事

陶廬雜錄卷五